



安卡拉峰会凸显北约转型困境

■杜朝平

7月7日至8日,北约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2026年峰会。峰会围绕防务投入、装备采购、军工扩产、对乌支持 and 安全责任再平衡等议题展开,并以“北约3.0”概括转型方向,即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相应调整对欧安全角色。峰会虽公布多项合作计划,但新增投入能否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美国调整在欧常规力量部署后欧洲能否及时补位等问题,仍缺乏清晰答案。

投资难以转化为能力

峰会通过的《安卡拉峰会宣言》重申对《华盛顿条约》第5条集体防御原则和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继续将俄罗斯视为欧洲一大西洋安全与稳定面临的长期威胁,同时提及恐怖主义、战略竞争、混合威胁、伊朗核问题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议题。宣言中较具操作性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防务投入、装备采购、工业产能和对乌支持方面。

峰会延续2025年海牙峰会确定的目标:到2035年,各成员国每年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资金用于主要防务需求,另将1.5%用于防务和安全相关基础设施、韧性及工业能力建设。由于5%的总体目标涵盖部分非传统军费项目,不能与传统军费数据直接比较。报道显示,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2025年主要防务支出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3%,2026年预计仅有5个成员国达到3.5%的目标。受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空间有限及多重支出压力制约,欧洲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并非易事。即使预算增长,将其转化为兵力、装备和持续作战能力也需要较长时间。

乌克兰问题仍是峰会的重要议题。根据宣言,北约成员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及相关援助和训练支持,2027年的援助规模将不低于这一水平。目前,北约对乌援助主要由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承担,随着援助持续,履行援乌承诺与补充本国武器弹药库存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

防务工业合作也是峰会重点推进的方向。北约推出“北约工业前门”平

台,为企业参与北约项目提供统一对接渠道;同时启动“北约引擎”框架,整合联盟内现有军民制造资源,推动跨境生产合作。俄乌冲突表明,炮弹、防空导弹、无人机和维修备件消耗量远超和平时期预期。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长期压缩军工生产线,如今扩产实际上是在弥补多年欠账,但从增加投入和订单到形成实际产能,还需经过供应链重建、技术人员培养和生产线扩建等环节,短期内难以完成。

峰会期间,北约公布了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采购和能力建设安排,涵盖远程精确打击、一体化防空反导、无人系统、前沿技术和情报支援等领域。其中包括:多国多用途加油运输机队接收第10架空客A330 MRTT空中加油机,部分成员国采购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MQ-4C“人鱼海神”高空无人机,以及11个成员国联合采购瑞典萨博公司“全球眼”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等。

峰会还启动“无人机前沿”计划。北约成员国宣布,未来5年将在反无人机领域投入超过400亿美元,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训练规模扩大至目前的5倍,同时建立反无人机装备采购平台,加快采购符合北约互操作要求的系统。

责任调整加大欧洲压力

安卡拉峰会的另一条主线,是美欧围绕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要求欧洲盟国提高防务投入,并批评西班牙防务支出不足。特朗普宣称将下令停止美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还重申希望美国取得格陵兰岛控制权,使原本

围绕防务分担的争议延伸至贸易和领土问题领域。

欧洲由此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本土及前沿防务任务;另一方面,欧洲短期内仍难摆脱对美国关键军事能力的依赖。欧洲可以通过扩充陆军、采购火炮和防空系统、恢复弹药生产等方式提高常规防御能力,但在核威慑、卫星侦察、战略运输、空中加油、远程打击和指挥控制等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增加军费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作战体系。

欧洲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部分东欧国家希望美国在欧洲保持较强军事存在;法国强调欧洲战略自主,主张将新增资金更多投向欧洲军工体系;德国则在扩军需求、财政约束和社会承受力之间寻求平衡。多国虽然普遍接受欧洲应承担更多责任,但对责任如何分配、资金投入何处,并未形成共识。

责任调整还会影响军工利益分配。欧洲多国希望扩大本土采购,利用军费增长带动防务工业;美国则希望保持在北约装备市场中的优势。本次公布的项目同时涉及欧美企业,表明北约扩大采购规模并不意味着新增订单都会留在欧洲。峰会表面讨论的是军费和装备,实质涉及联盟内部权责及产业利益的具体分配。

“北约3.0”仍缺清晰路径

按照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说法,“北约3.0”的重点是推动联盟内部安全责任再平衡;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增加投入、承担更多防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支持,但相应调整在欧洲安全事

图①:德国陆军士兵在演习期间为炮弹安装引信。

图②:北约多国部队在波兰举行联合演习期间施放烟幕。

图③:爱沙尼亚士兵操作反无人机雷达系统。



务中的角色。

这一构想具有现实背景。美国长期要求欧洲盟国增加军费,俄乌冲突也暴露出欧洲在军工生产、后勤保障、兵力动员和持续作战方面的不足。但从峰会公布的信息看,“北约3.0”目前主要是一项方向性概念,尚未形成完整的任务交接和力量调整方案。欧洲需要接手哪些任务、美国保留哪些关键能力、双方如何避免转型期间出现威慑缺口,均有待明确。

首先,联盟的任务优先顺序仍不清晰。宣言在强调面临多个威胁的同时,还提及战略竞争、伊朗核问题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峰会期间,北约又继续加强与印太伙伴的联系。如果北约优先保障欧洲本土防御,就需集中资源补充陆上兵力、防空反导、弹药库存、军事运输和后勤保障能力;如果进一步扩大域外议程,则需投入更多海空力量 and 远程投送资源。两种方向均会大量消耗资金和兵力,却服务于不同战略目标。

其次,美国对欧安全承诺的调整方向仍不明朗。美国可能缩减部分常规驻军和前沿部署,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前

沿防御任务,同时继续提供核威慑、情报侦察、战略运输和远程打击等关键支持,并掌握指挥和情报资源。峰会既未说明美国将调整哪些力量,也未明确欧洲将如何填补由此产生的缺口。

更重要的是,军事能力建设具有自身周期。扩大生产线、重建库存、训练部队、统一装备标准、改善军事交通条件、完善跨境调动机制,均需长期投入。增加订单不等于立即提高产量,采购防空反导装备也不等于马上形成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

这正是“北约3.0”面临的主要风险。政治层面的责任划分可以较快调整,军事能力却难以同步形成。如果美国缩减常规投入的速度快于欧洲补充能力的速度,北约在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阶段性防御缺口。总的来看,安卡拉峰会虽然进一步明确联盟内部权责调整的方向,但并未针对相关问题提供完整答案。“北约3.0”能否落地,取决于欧洲能否补齐常规防务短板,北约能否扩大军工产能,以及美国能否提供稳定、清晰的安全承诺。真正的检验,将体现在预算执行、装备交付、产能扩张和兵力部署等具体环节。

芬兰核限制松动折射欧洲安全焦虑

■刘 贝

7月1日,芬兰《核能法》和《刑法》相关修正案正式生效,取消核爆炸装置进入芬兰的全面法律禁令。根据新规,为芬兰国土防御、北约集体防御或其他防务合作而进口、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可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修法并不意味着芬兰已决定部署核武器,却为核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入境提供了法律依据。

芬兰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1987年制定的《核能法》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是其无核政策的重要法律基础。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安全政策迅速转向,于2023年4月加入北约。此后,芬兰持续增加防务投入、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并允许美军按照相关条约使用15处现有军事设施 and 区域,加快融入北约北翼防务体系。

北约将美国战略核力量视为联盟安全的“最高保障”。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以及有关盟国提供的具备核常双重任务能力的战机和相关基础设施,共同构成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主要军事支撑。芬兰加入北约并参与核规划后,原有法律中的相关限制成为其进一步参与联盟威慑与防御安排的制度障碍。为



美军F-35A战斗机测试投放B61-12核炸弹。

此,芬兰政府推动修改相关法律。6月17日,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通过修正案。修正案虽获通过,但61票反对表明,芬兰议会内部对此仍有较大争议。

修法为核爆炸装置在芬兰境内转运、交付、持有乃至特定危机情形下部署预留

空间,但是否采取相关行动,仍取决于届时的政治决策。芬兰政府强调,目前无意部署核武器,北约也没有相关计划。修法同样不会改变北约核演习安排,此类演习并不携带实装核武器。由此可见,修法主要是消除法律障碍,不能直接等同于芬兰即将参与“核共享”。

不过,这一变化表明,芬兰正由维持严格核限制,转向为更深入参与北约核威慑安排预留法律空间。随着安全环境恶化,欧洲安全政策的重心正从军控、无核化逐步转向强化威慑,核武器再次被部分国家视为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后保险”。

目前,欧洲国家的具体诉求并不一致。波兰等北约东翼国家希望强化美国延伸核威慑,并多次表达参与“核共享”的意愿。英国继续建造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法国推动欧洲核威慑战略对话,德国则采购35架F-35A战斗机,用于逐步接替“狂风”战斗机执行相关任务。多国围绕核部署、军控和战略自主的分歧也在增多。

核威慑涉及核武器部署、指挥控制、决策程序和使用条件,对联盟内部协调和危机沟通提出较高要求。北约“核共享”是美国对欧洲延伸核威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欧洲国家在现有机制之外推动核力量建设或谋求更大核自主,而各方未能就其功能定位、决策权限以及如何与北约现有核威慑安排衔接达成一致,可能造成战略信号混乱。同时,

核力量越靠近前沿部署,各方预警和决策时间越短,战机转场、特殊弹药运输乃至相关演练,都可能引发误判,增加局势失控风险。

美国长期在欧洲部署一定数量的B61系列核炸弹,并已完成B61-12延寿计划的生产工作。北约多个欧洲成员国装备或采购F-35A战斗机,进一步提升联盟执行核任务的能力。芬兰虽未决定部署核武器,但此次修法仍被视为北约核威慑相关设施向北欧前沿延伸的潜在步骤。

与此同时,《中导条约》早已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于今年2月到期,美俄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及相关运载工具不再受到双边条约设定的数量上限约束。在此背景下,前沿国家放宽核武器入境限制,极易引发连锁反应。

芬兰修法表面上是国内法律调整,实则反映出欧洲安全秩序的深层变化。当越来越多国家试图通过增加核选项换取安全时,各方安全感反而可能同步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核因素正被更深地嵌入欧洲地缘对抗,地区安全风险由此进一步累积。

加拿大政府7月6日宣布,选定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为“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优先供应商,将就采购最多12艘212CD型常规动力潜艇展开谈判。这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目前双方尚未签署合同,采购价格和工业合作安排仍待确定。

加拿大计划最迟于2027年底完成谈判,2034年接收首批4艘潜艇,以避免现役潜艇退役后出现战力空缺。加政府尚未公布预算,据媒体估算,潜艇采购费用在200亿至300亿加元之间;若计入武器、基地、训练和长期维护等支出,全寿命周期成本可能达到500亿至600亿加元,部分估算甚至超过1000亿加元。

现役维多利亚级潜艇适航率偏低,是加拿大加快相关采购的直接原因。加拿大1998年从英国购买4艘二手拥有者级潜艇,改装后命名为维多利亚级。其中,“希库蒂米”号2004年在赴加途中发生火灾,直至2015年才正式编入加拿大海军。目前4艘潜艇仅1艘具备适航条件,其余3艘正在维护。加拿大希望借采购新潜艇恢复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加强对大西洋和北极海域的水下监视。

加拿大为何选择德制潜艇

■邱均衡

刘浩旻

此前,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和韩国韩华海洋公司进入最后一轮竞争,分别提出212CD型和KSS-III型潜艇方案。加拿大主要评估作战性能、交付能力和产业效益。韩国通过高层访问、投资承诺和技术合作等,积极争取合同。

212CD型潜艇由德国和挪威联合研制,是212A型的放大改进型。该型艇长73至74米、水面排水量约2500吨、水下排水量约2800吨,预计配备4至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其动力系统包括柴油机、蓄电池、电动机和氢燃料电池AIP系统。菱形外部轮廓有助于降低主动声呐回波,非磁性艇体可减弱磁场特征。

加拿大选择德国方案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首先,德国研制的209型、212A型和214型潜艇已装备多国海军,可提供较成熟的设计和保障经验。

其次,德国和挪威已分别订购6艘212CD型潜艇。加拿大加入后,三国最多可形成24艘同型艇规模,共享供应链、训练、维护和升级体系。三国还均已采购P-8A“海神”海上巡逻机,有利于开展联合反潜和海上监视。

最后,德国方案包含政府间防务和产业合作。加拿大希望本国企业参与零部件生产和长期保障,并建立自主维护能力,但技术转让范围、工作份额和培训安排仍需谈判。德国和挪威则希望借此加强三国在海上安全、防务技术和军工供应链领域的合作。

此次选择也体现出加拿大加强与欧洲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来源多元化的意图。在已落实首批16架F-35A战斗机采购的同时,加拿大仍在评估是否继续采购其余72架,并研究引进JAS-39“鹰狮”等非美国战机、采用混合机队方案及参与“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可能性。

采购最多12艘潜艇将使加拿大水下兵力扩大至现有规模的3倍,也会增加人员和保障压力。加拿大需要扩充艇员和岸基队伍,完善训练、基地和维修设施;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则需同时履行三国订单,人员培养、产能扩充和供应链稳定,将直接影响项目进度和战备水平。